

社会科学文本翻译准则

本文译者为李寄教授，鲍川运审校

此为翻译第一稿

目 标

以下准则为社会科学翻译项目所制定。本项目由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发起，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社科翻译工程参加人员名单见附录 A。）制定这些标准旨在促进跨语际社会科学交流。

翻译是一个挑战智识的复杂的过程。所有委托翻译或校订翻译的单位或个人均需熟悉翻译的运作。“在翻译中丢失”这个时行语凸现了翻译过程中的陷阱、困难和潜在的缺陷；然而，我们从一开始就希望强调通过翻译进行成功的交流是可能的。此外，翻译还是一项创造性活动：通过引进新的语汇以及附着在这些语汇上的新的概念和惯例，翻译丰富了目标语*（附录 B 的《术语汇编》中对带有星号的术语作了定义）。

本准则涵盖的内容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社科文本翻译。人类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经济学、性别研究、地理学、国际关系、法学、政治学、心理学、公共卫生、社会学以及相关学术领域一般被归并总称为社会科学。本准则不仅适用于上述学科，而且适用于政府及非政府制定的文本、报刊以及其他传媒产生的文本。大多数准则还适用于人文各学科（哲学、历史学、音乐学、文学批评等）的文本。

本准则主要针对委托翻译和/或校订翻译的单位或个人。为简明起见，我们将之合称为委托校订者，或简称为校订者。本准则的主要目标是为校订者厘清翻译运作，帮助他们抱着现实的期待推动翻译运作，帮助他们为即将着手的工作选择合适的译者，帮助他们从头至尾有效地与译者沟通，帮助他们评估接收到的翻译文稿。换言之，本准则将帮助他们在委托译者、校订译文时作出明智的决定。

本准则无意以翻译手册面目出现，然而它们对译者同样具有价值。这是因为本准则涉及的规范将社科文本翻译与其他类型文本的翻译（如文学文本、自然科学文本）区别开来；本准则还阐明了社科文本的最佳翻译技巧。此外，本准则为可能出现的某些技术性问题（如引证方式、字母转换、专业术语等等）提供了一个标准。

最后，本准则将服务最终产品的消费者。通过厘清翻译运作以及读者的合理期望值，本准则可以提高读者阅读的敏感度和理解力。

本准则的制定过程

参加本项目的人员有社科文本的专业译者、有大学一些学科的社科研究人员以及编辑和新闻记者。几位译者为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员提供八类文本的译文。上

述文本使用本项目的四个工作语言：中文、英文、法文和俄文。确定文本的八个类型旨在涵盖一位社科译者可能遇到的类别和文体。这八类是学术类（包括理论性文本、技术性文本、术语高度专业化文本）、为博识的读者提供的严肃的新闻类、政府文件类、非政府文件类、宣言类、社评类及报刊读者来信类、民意测验和调查类。在准备译文时，译者对出现的问题做了笔记，并记录下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策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参与者三度会商：第一次选择要翻译的文本，第二次讨论译文，第三次制定准则。第一次会议于 2004 年 7 月在莫斯科举行。其间，本项目参与者与一个翻译出版小组的成员会谈。该小组成功地推出了约 500 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俄文译丛（见附录 C）。第二次会谈同年 10 月在纽约举行。项目参与人员为社科文本的出版商和编辑举办了一个公共论坛。第三次会议于 2005 年 3 月在加州蒙特雷举行。项目参与者与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翻译学院的教师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其时制定的准则草案随后提供给一组项目外本专业专家评论。您看到的准则文本就是上述漫长过程的结果。然而，审议过程不应理解为已经终结。本项目的参与者们欢迎您的评论和建议。请您将评论和建议提供给本项目的两位主要调查研究者：迈克尔·海默(heim@humnet.ucla.edu)和安德鲁扎夫·提姆斯基(atymowski@acls.org)。

本 准 则 的 必 要 性

提高社会科学文献翻译的质量，这一需求是显而易见。西蒙·德·波尔瓦影响深远的著作《第二性》的美国译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女性主义研究的基本文献。最近一则评论表明，该书的英译本严重歪曲了原著（参见萨拉·格莱则《在翻译中丢失》，载《纽约时报书评》第 13 期，2004 年 8 月 22 日）。该书译者的选择多少有些随意，译者在翻译中经常犯基本的错误。例如在他的译本中，妇女们处于两难困境，“尽管 (in spite of)” 而不是“因为 (because of)” 孩子们白天无人照管。更重要的是，译者对作为波尔瓦立论基础的存在主义哲学缺乏最起码的了解，把 *pour-soi* (being-for-itself [自益性]) 译作女性的“true nature (真实本性)” 或“feminine essence (女性的本质)”。译者选用了 *subjective* 这个词，使用该词的“个人的，私人的”平常意义，而不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施行选择的自由”。结果是，一代又一代波尔瓦的英语读者们对她的观点发表评论基于错误的证据。该译本 1953 年出版，至今仍是唯一的英语译本。

对更多社科文献译本的需求同样显而易见。这种需求也是迫切的。20 世纪末期，前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发生了里程碑式的政权更迭。随此巨变，这些国家感到有必要大量翻译西方的社科经典。然而，在这一领域，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同样未能尽到职责。最近一组介绍中国发展的文章强烈地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西方国家需要通过中国学者的著作更多了解中国社会。我们引用下面一段有分量的评论。只要稍作调整，引文中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整个国际社会。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把西方思想和文学译介到中国。各种政治事件，包括对外战争和内战以及许多其他动乱打断了这样一种悠久的学术流动，可是从来没有使之彻底中断。今天，中国的读者可以通过母语广泛地接触西方文学、哲学、政治和经济思想，接触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古典文献和当代思潮。可是这样的文化的谙熟是单边的。无论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长

度和深度，还是中国在世界现代史中的重要性都没有在西方反映出来。西方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翻译与中国对西方的译介没有可比性。中国古典诗歌和小说的翻译在西方一直有译技娴熟的翻译家在专心致志地做，可是中国历史和哲学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中国自由主义的首要人物胡适的主要著作至今尚无英译本。鲁迅的至少与其小说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杂文尚无英译[译者注：原文不确，事实是鲁迅杂文已有三分之一左右英译，参见杨宪益、戴乃迭合译《鲁迅选集》（四卷本，外文出版社）]，陈寅恪的历史研究著作尚无英译……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作品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声望，国际文坛认为有必要及时、综合地将之翻译成其他语言。相比之下，当代知识界的论争尚未获得类似的待遇。这些论争只能通过新闻媒体零零星星、时断时续的介绍为外界所知。（王照华[音译]编《一个中国，多条路径》，维尔索出版公司，伦敦/纽约，2003年[9-10页]。)

社会科学文本的独特性

社会科学文本与众不同，需要采用一种独特的翻译方法；一方面区别于自然科学文本（化学、物理、数学之类）和技术性文本（操作手册之类）的翻译，另一方面区别于文学文本的翻译。果真如此吗？我们相信确乎如此。

自然科学和技术性文本与社会科学文本相同之处在于二者均需要译者对即将从事的翻译的主题有深入的了解。然而，自然科学主要以自然现象和自然现象的测量和度量为研究对象，相关语汇明确而枯燥，语汇的含糊性极为罕见。因此，自然科学文本的翻译有可能交由机器翻译承担。社会科学文本中的某些子类别性质接近于技术性文本，例如政府机构发布的文件。它们的翻译也可能交由机器翻译承担（参见附录G）。

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理论需要有高度的概括性，有时候甚至接近普适性。社会科学理论或许向往能有概括性，然而它们常常因拘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某一个语境中有效的关联在另一个语境中可能失效。例如，个人财富与公共卫生之间通常有正态关联，可是无法有效阐释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情形。还有另一个不太惹人注目然而更加重要的情况，某一个理论术语系统未必能够有效地把握一个社会人们经验到的杂多的现实情形；当这套术语在另一个语境中使用，翻译有可能需要采用比喻的方式。因此，应用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翻译运作。

文学文本的特质是风格和表现的个性化。总的说来，社会科学文本的意义和影响力并不依仗表现的方式，当然例外确实存在且相当惹眼：有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为他们的写作风格而沾沾自喜。事实上，某些类型的社会科学文本，例如历史学中的叙事，接近于文学文本。可是，一般来说，文学文本以优婉见长，社会科学文本以明晰取胜。在文学中，观念的事实由文本建构并隐身于文本之中；而在社会科学文本中，观念的事实源于文本之外。二者均受限于文化，不同之处在于社会科学文本比文学文本更加受文化制约。许多社会科学文本预先假定或描述了文化间的互动。

社会科学文本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是通过概念交流的。这些概念为一个特定的学术圈子或群体（如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所分享或论争。概念在形式上类似技术术语，而且常常为某一个文化所特有。概念的独特性可能维系于概念出现的某一

个时期,也可能与种族和意识形态有关。概念还可能隐性地包容了某些历史观念;就是说,特定的社会会对某些概念视作当然。因此,直截了当地查词典翻译此类语词可能无法传送意义上的细微之处,从而误导读者。例如,俄语 *kompromis* 有贬义,而英语中的 *compromise* 却没有。中国的 *xuanchuan*(宣传)通常并无贬义,与其常规的英语对应词 *propaganda* 不同。由此产生的内在互文性要求译者不仅要谙熟文本的主题,而且要了解文本搬演的更广阔的语义场。文本形成的学术语境在翻译运作中扮演了一个隐性然而关键的角色。因此,社会科学的翻译者必须深入了解他们着手翻译的学科或组织的“语言”(它的行话、已知的情况、历史背景等),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译者对相关的自然语言——无论是源语还是目的语——掌握的程度(参见附录 H,摘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明晰切题的论文《社会科学中的概念:翻译的难题》)。

翻译资助问题

翻译数量少,人们给出的最常见的原因往往是费用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费用因素尤其突出。这是因为许多(如果不能说绝大多数)社科文本的写作不是为了获得报酬。编辑们常常收到可以免费出版的文稿,可是他们一般不愿意把他们手头不断缩减的经费划拨作翻译之用,哪怕是手头经费的一小块。对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稿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原因是社科文本的出版极少带来经济上的收益。走出困境的方式之一是申请经费,以资助翻译和出版。一些政府的文化和信息部门愿意为本国语文本的外译提供资金。编辑所属国使馆文化参赞可以提供相关基金项目的信息。编辑还可以与专攻计划中文本所属学科的研究机构取得联系。

谁是合格的译者?

译者应译入母语*或主导性语言*,即他们能够最准确、最有效地表达的语言,这是个基本的经验法则,然而常常为人忽略。毋庸赘言,他们必须掌握译出语,然而双语技能娴熟到能够从事双向翻译的译者十分罕见。当然,双语人士*可能例外于此准则。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双语人士,即自幼在双语中获得同等的教育和归化的人难得一见。从最终意义上来说,熟悉两种语言,无论如何精通,并不自动使一个人成为合格的译者。熟悉两种语言自然是前提,可是翻译是一项技能。象任何技能一样,翻译需要培训。翻译成品的质量高低不同,与译者接受的培训有关。诚然,天赋会起作用,然而职业培训相当重要。不论是天赋的开发还是在技能的培训方面,均是如此。

传统的翻译培训在大学毕业后进行,有一些机构专门从事笔译和口译的培训。可是,近年来,一些大学已经开始开设翻译课程,甚至授予翻译学位。提供上述两种培训的机构和学校的名单请上以下两个网址查录:
atanet.org/acc/Approved_Schools.htm 和 www.lexicool.com/courses.asp.

常规的翻译硕士课程纲要包括翻译理论、翻译技能与技巧、翻译工具和技术、作为职业的翻译等课程。

高度学术化文本的翻译最好由有相关学术背景的学者承担（参见《社会科学文本的独特性》以及下列的《最后的建议》），潜在的学者翻译家无法要求他们完成翻译方面的学位课程。然而，既然翻译培训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可以获得，打算翻译对他们的研究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着手翻译之前，应了解翻译培训项目的情况。

那么，谁是合格的译者？合格的译者的母语或主导性语言*应是目的语*，他应当精通源语*，他还应在翻译技巧上接受过职业培训。

译者的遴选

常常困扰着寻找译者的委托编辑的错误观念至此可以得到澄清。这些错误观念有：任何熟悉双语的人是一个潜在的译者，以源语为母语的人因为能够更好地理解原文，因此译文应当更加出色。期望任何一个宣称熟悉两种语言或能够译入非母语的人拿出高质量的译文是不现实的。从以上论述可知，理想的译者的母语或主导语言应是目的语，他/她于源语有着专业的水准，他/她接受过翻译技巧的培训，他/她在翻译涉及的领域具有专业的知识。当文本学术性较强的时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寻找这样一个译者绝非易事①！

如果翻译的文本是学术性的话，编辑首先应审核文本作者先前的译者的译文。假如作者的著作未曾外译，编辑应审核运用过相关语言或者在相同或相近的领域做过翻译的译者的译文。或许编辑尚应确定作者是否熟识有关的具有以下条件的学者，他/她的母语或主导语言就是需要的目的语，他/她做过翻译，或可能对翻译感兴趣。

如果翻译的文本学术性不强的话（例如社会科学文本是为了普通公众准备的，文本由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写作），编辑可以去从认证译者的名单上查找译者，译者常常按专业领域排序。这些名单多由不同国家的翻译家协会提供。如果要去查各国翻译协会提供的最新的名单，可以登录国际翻译家协会的网址：www.fit-ift.org/en/news-en.php，并点击“成员”按键。

假如用以上任一种方法都找不到可用的译者，委托编辑可以考虑聘用两位译者——一位以源语为母语或主导语言，还有一位以目的语为母语或主导语言。前者提供译文草稿，后者润色加工，使文本具有可读性。译文有模糊不清之处时，后者应与前者共同议定。翻译成品要令人满意，不消说两位译者熟悉翻译文本的领域几乎是前提。

一旦译者候选人被选定，编辑应考虑邀请他/她翻译一篇短文作样稿。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译者、编辑以前曾成功合作过的译者，同样应要求他们提供样稿——译者与将要翻译的文本应当相互匹配。样稿一般 5 至 10 页即可，完成后应提交审核。审核者最好以源语为母语，并对将要进行翻译的领域有专业知识。获取样稿并提交审核会涉及一定的费用，可是这笔投资不会白花，如果考虑到最后可能为有缺陷甚至根本无法采用的整本译文付帐的不幸结局的话。

编辑与译者之间的交流

鉴于社会科学有可能影响公共政策，因此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译者和编辑都有义务拿出尽可能可靠的译文。编辑和译者之间卓有成效的合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要了解编辑--译者之间合作的简要案例研究，请参见附录 E）。因为

① 鉴于满足上述所有要求的译者未必易找，学者们正在制订一些技巧，帮助那些被要求译入非母语的译者。（见附录 D 中的《翻译培训》一栏，收入《参考文献选录》中。）

编辑运作各不相同，投入编辑运作的资源各不相同，我们将要描述一个理想的景象。对于达不到理想程度的情况，我们会提供作必要修正的建议。

在翻译的实际工作开始之前，委托编辑自然必然获得文本的版权，并与译者签订合同。合同与合同涉及的具体事项——翻译费用、支付的方式（译者按翻译文本的一千单词为计费单位获得特定的报酬，这是英语国家的支付惯例。其他的支付方式还有按页码、按敲击键盘的次数、按字数等。）、版权、次类权利、缴稿的最后期限等等，国与国不同，出版商与出版商不同，甚至项目与项目之间差异都相当大。稿酬的高低可能受译者的经验、源语文本的性质（有时候是源语的性质）影响。因此，我们不推荐合同的细节以及稿酬的细节。我们建议未曾涉足翻译的编辑参考合同样稿以及所在国翻译协会提供的稿酬标准（查询提供翻译协会名单的网址，请参见《遴选译者》一节）。然而，有一个每一个合同都应涉及的问题，即译者的署名方式。每一个译本必须署上译者的姓名。译者姓名署在作者姓名之后，即署在书名页上或署在文章的篇首。

委托编辑应提供一个整洁的源语文本。除此之外，编辑还应提供内部使用的稿纸样本，文字编辑因此可不必在技术细节上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可能的话，编辑和译者应在翻译之前会面。假如面对面会谈无法实现，双方应通过各种通讯方式讨论重要的问题。编辑应把推出译本的背景和目的读者群告知译者，因为文本的设定功能会影响译者处理文本的方式。作为回应，译者应把可能的难题（用语冗赘、晦涩的行话、繁难的句法*）告知编辑，并提出处理的策略。例如，译者可以把逐字译和自由译光谱的两极告知编辑，向编辑请示翻译方法处于光谱的哪一个点较为合宜。（极端逐字译以及更易接受的译文的译例，参见附录 F）。译者应事先告知编辑译文长度与原文长度未必完全一致。例如，俄语译本一般比英语原作长上许多，而英语译本要比德语原作一般要短一些。

编辑很少有语言能力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使他们能够吃透源语文本。因此，委托翻译的编辑可以考虑雇佣一个自由职业的语言编辑。他/她既要掌握两种相关语言，又要熟悉相关的专业知识，以使他/她可以对照比较原文与译文。可是，即使不参照原文，只要编辑仔细阅读文本的话，编辑还是能够发现有问题的段落（如逻辑矛盾、前后脱节、术语生涩等等）。因此，编辑必须在翻译过程中，抽读一、两章。在选择译者时，没有要求提供样稿时，这样做尤其重要。

委托编辑应把修改及文字编辑中作的所有更动告知译者。这样做应理解为编辑与译者之间相关的互动。二者的互动乃至整个翻译运作或许相当麻烦，可是编辑应铭记一旦一个文本以译本形式问世，译本本身获得了权威性，已变成了一个自足的文本，变成了刺激新思想诞生的潜在基础。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所有参予

翻译运作的人应保证译文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

作者与译者的交流

在翻译过程中，咨询活着的作者的程序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作者的个性、日程安排、他/她的外语水平。既然译者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有责任给予合作。作者参与翻译，可能不无裨益。然而，作者参与并非毫无问题。（这方面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参见附录 E）。

归化*与异化*

编辑和译者必须就翻译某一类文本的基本策略达成一致。译者应在多大程度上把原文归化；换言之，在多大程度上译者可以通过修改概念性的语汇和语法结构使原文的论证方法、知识范畴、分类标准等，以便译文为目的语文化的读者顺利地接受？译者应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源语文化的概念性语汇和语法结构，牺牲目的语文字的流畅，以提醒读者他们事实上是在阅读来自另一个文化的译文而不是在读一个原汁原味的文本？

这个问题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显现出来：一个社科译本应在多大程度上再现源语文本独特的修辞和风格？尽管不可能有绝对的答案，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着手的事业至关重要。并可由此推导出另一个问题，即社科文本的意义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形式传达的？如果形式在翻译中丢失了，内容的一部分是不是也丢失了？上述问题主要依文类和作者而定。新闻文本与普及文本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表现的方式。以上言说同样适用于海德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当然方式上二者并不相同。总的说来，译者应在表述清晰和形式独特中寻找一个折衷之道。

观念赋形、观念用言语表述的方式各文化之间多有不同。德里达极而言之，甚至说不需要考虑文化和历史背景，能够在文化间传译的只有数字。译者必须创造一种把源语语言和文化的特异之处传达到目的语的方式，同时又不让目的语与文化的读者退避三舍。译者应避免陷于以下两种困境：其一，“奴气”十足，亦步亦趋地重现一个论证过程。由于过于忠实原文，预期读者无从索解。其二，对原文痛加删削，译文读者读来觉得十分熟悉而舒服。在两极之间译者应如何定位没有固定的答案：每一个文本都是独特的。这是一个译者和编辑应当协商的问题。然而，作为经验规则，译者应挑战目的语的文体极限，尽可能再现源语*的特质，止步于译文在目的语读者听起来洋腔洋调十足之时。换句话说，译文应可以理解，可是读上去不需要仿佛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目的语语境中写作。目的是使译文本身尽可能似真非真。当一国的饮食打入一个新的文化之时，一方面它必须葆有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又要对新的消费群的胃口。这个暗喻昭示着一个必然的结论：接受文化愈成熟，它就愈具开放性，对鲜辣的原汁原味的国外饮食更愿意接受。

社会科学翻译的陷阱

修改正文。在一定程度上，译者的角色与编辑类似。他们阐明文本使之能为新的读者群接受，然而他们不应当尝试修改他们认为的正文中的错误。如果有修正的冲动，他们最好在脚注中或译者序中说明他们对正文持异议之处。说明应尽可能客观，采用的是阐释体而不是论争体。

地名中出现拼写这样的小错误，译者可不作说明地改正。

文体个性扁平化。一门语言的“灵魂”或“天赋”会影响其使用者的写作方式。例如，众所周知，英语句法*比许多语言都偏爱使用较短的句子。举个例子。在译者把复杂的、高度多价性的法语文本译成英语时，他/她往往会把繁复的法语句子转换为简短的、清晰的英语句子。然而，简明自身并不是美德，甚至在英语里亦是如此。英语文体手册或许会把英语最佳句子长度定在 10 个单词，把 20 个单词以上的句子指责为盘错繁复。虽然如此，英语事实上是可以容忍比 20 词长得多的句子。精心建构句法（再加上准确运用标点符号）是有可能在不践踏英语语言灵魂的前提下，使用更长的句子再现原文结构的。译者必须铭记句式同样传达信息。句式传达的信息也许不及，如术语，传达得那么直接，可是句式的确会影响我们认知、解释一个论点的方式。因此，我们还可能鼓励译者走得更远一些，让译文有些洋腔洋调，当然前提是尊重目的语的句式结构。（亦可参见《归化与异化》。）

改变论证的方法。正如一个语言的灵魂影响使用者写作的方式，一个文化的智识传统影响了使用者思考和建构论证的方式。一方面，译者应努力保存源语的概念和论证方式的特异性，当它们与目的语文化差异较大的时候。另一方面，译者也应避免走得太远，一成不变地翻译，结果使作者显得荒唐可笑。思维层次（有点类似文体层次的复杂句式问题）的差异主要有：

- 1) 从特殊到一般的论证（归纳法）相对于从一般到特殊的论证（演绎法）。
- 2) 经验主义方法（获得知识主要通过凝思和推理，而不是依据观察）。（请再次参见《归化与异化》。）

“假朋友”。译者对两种语言中形式相同但意义不同的词应保持警惕。例如，英语的 sympathetic 相对法语的 sympathique（意为“可爱的，良好的”），英语的 gift 相对德语的 Gift（意为“毒药”）。这些词被称为 loanwords*（借词）（也称为 calques[仿造词]），例如俄语的 killer（意为“杀手，雇用刺客”）、法语的 pick-up（意为“磁带录音机”）。

概念性“假朋友”。另一个相关的可是更加隐伏的危险是有意无意硬译专业术语*，特别当它们是概念性假朋友*时。

全球化可能导致世界各国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对专业术语的意义达成共识，可是概念上的同源词依然存在。例如，对 state 的直译可能引导误解。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对 state（国家）理解的不同。这是由于西方 state（国家）的概念显性或隐性地采用的是指韦伯的定义，而非西方国家的对西方社会科学文献进行批判性阅读的学者们眼中的 state 指的是社会机构。看上去好像国际通用的术语因

此可能是靠不住的；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可能是犯把一个文化的意义强加给另一个文化的错误。像 democracy（民主）这一词似乎可以自动转换，但有时或许需要加上一个解释性的脚注。假如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 democracy 从头至尾都左右读者看待某一概念的话，译者或许需要写一篇序言。

概念性“假朋友”还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因为形式——词本身虽然未变，可是意义却变了。目前，在前以及现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里，情况正是如此。因此，汉语中的 nongmin（农民），以前在共产主义文本中一般译作 peasant(s)，现在可以译作 farmer(s)。改变译法是为了反映新的经济形态。有时候，这个问题还要复杂。汉语的 fengjian（封建），在共产主义文本中，以前一般译作 feudalism，在今天写作的文本中，fengjian（封建）又是什么意义呢？今天，它还保存着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吗？俄罗斯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使用 ob'ektivno（客观的）这个词的时候，什么时候他/她用的是这个词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什么时候他/她用的又是这个词的常规意义呢？这种情形的危险之处在于译者可能存有偏见，译者提供的更多的是评论而不是定义。

单词意义的改变也会因为世界形势的巨变而发生。一个有影响的学者可能硬生生地造出新词义。例如，黑格尔给 aufhebung 这个词附加了一个特定的哲学意义。aufhebung 源自动词 aufheben，字面词义是“lift”，引申意义是“cancel”。为了传达黑格尔附加的意义，有些译者用了 sublation，另一些选用了 supersession 或 overcoming，还有译者干脆径用德语原词。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这样一个词都需要译者加脚注；如果牵涉到几个这样的单词，译者就需要写一个综合性的序言。译者应特别注意像 aufhebung 这样的专业术语，因为它们可能变成特定学科的关键词。

赘词。大多数语言中的社会科学文本都会显得词赘句冗。翻译中处理赘词的方法之一是删除语法功能词：

- in order to facilitate implementation>to facilitate implementation
- the reforms which have been recently introduced>the recently introduced reforms

如果一个文本用词设句特别词赘句冗或意义含混，译者在着笔之前或许希望把问题告知编辑，并询问编辑，编辑是否希望译文忠实再现这类错误，或将这类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

术语不一致。一般说来，文本中不只一次出现的关键术语每次均应使用相同的单词翻译，但是译者必须首先确认意义是否相同。假如不同，译者可以挑选另一个词，可是译者应有意识地作出决定。为了提高术语的一致性，编辑可以建议译者在文本翻译时建构一个个人的关键术语表。

某一时期特定语言。为了防止语言和文化上的过时现象，译者应明了原作孕育写作的时代与进行翻译的时代在思想与习俗上的差异。例如，他们应避免倒溯式地使用当下的政治语汇。

专业术语*的处理

创造新概念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常常使用他们首创的单词或短语来表述他们的概念。(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和韦伯的“新教伦理”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此类单词或短语被广泛接受,它们就变成了专业术语。概念和传达概念的术语常常高度依附于特定文化。此类术语的独特性不仅依赖于种族和国民因素,而且还依赖于它们出现的时代。此外,它们还可能变成概念性假朋友*;换句话说,即便在单一或同一的文化传统上,此类术语对于不同作者都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它们不稳定的性状对译者说来,是一种重要的挑战。

因为专业术语是社会科学话语的重要特色之一,译者需要特别注意不仅要传译,而且需要提醒读者它们的存在。尽管不存在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有两个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为专业术语找对应语汇的方法。(一)把该单词当作借词*,也就是说,干脆不译将之借过来。(例如,对于某些苏联术语,径直借用俄语词汇,譬如借入英语的 *politburo*) (借自俄语 *politburo*<*politicheskoe biuro* 政治局),借入英语的 *gulag* (借自俄语的 *gulag*<*gosudarstvennoe upravlenie lagerei* 国家劳改局)。(二)以翻译借词*的方式直译术语,例如俄语的 *politruk* 译作英语的 *political instructor* (政治委员)。以上两种方法产生的单词或短语最初听上去洋腔洋调;对于前者而言是因为它们是外语形态,对于后者是因为它们把目的语硬生生地塞入了源语构架中。然而,从久远的时代开始,每一门语言都接受和归化了借词和翻译借词。诺尔曼征服之后,英语从法语借用了难以数计的词汇,英语由此大获提升;直至今日,英语继续吸收外语词汇。至于翻译借词,又有多少操英语的人意识到 *kill time* (打发时间) 这个习语借自法语的 *tuer le temps*?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自创一个术语时或当他/她希望用自创的术语去替代一个已广为接受的术语时,译者应添加一个脚注。译者添加的脚注术语不应是目的语中型单语工具书(例如《简明牛津词典》或《韦氏大学词典》)中出现的词语。因此, *politburo* 和 *gulag* 不需要脚注,可是 *political instructor* 则需要。它的脚注可以写作:“本文用 *political instructor* (政治委员) 译 *politruk*。这个合并词源自 *politicheskii rukovoditel*。它特指派到苏联武装部队中给士兵提供意识形态指导的共产党干部。”法语词 *grandes écoles* (译者很可能在译文中径直引用法文原形,即将之作借词处理,而不是意译为 *the great schools*, 因为 *ecole* 这个词在各类学校的名称中均会出现。) *grandes écoles* 的脚注或许可以写作:“*grandes écoles* 指法国主要的高等学校,包括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法国高等师范学院), *the Ecole Polytechnique* (法国技术学院), *the Ecole Navale* (法国海军学院) 等”。脚注应简洁切题。推论性或阐释性评论理应包括在译者序中。

脚注还应用来指出和阐释双关语、文字游戏、谚语、文学出典以及一般的文化出典等。然而,脚注只应解释源语读者明了而目的语读者不明白的地方。此外,脚注并不是阐释术语的唯一办法。例如,译者可以在正文嵌入一两个不扎眼的词略加说明。阅读译自法语的文本的读者可能从上下文得知 *grandes écoles* 是法国的高等学校,可是他们未必知晓这些学校声誉卓著,非一般学校可比;译者可以不着痕迹地插入一个说明的词: *the prestigious* (声誉卓著的) *grandes écoles*。

在少数情况下,可以减少脚注或许完全不用脚注,采用的方法是把源语术语

用括号附在译语之后。让我们重新回到 *political instructor* 的例子，它是俄语 *politruk* 的英语译语。假如该术语出现的上下文让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它与苏联武装部队的联系，译者可以把它用括号附在译语之后——*political instructor* (*politruk*)。这样，既可以点明它是一个专业术语，同时向碰巧熟识其原文形式的读者揭示其来源。)可是，译者不应过于频繁地采用这一辅助方式，因为频繁如此处理会使译者养成依赖的习性。如此做法还有损于读者对译者能力的信心。

译者和编辑应遵循的技术细节

- 标点符号遵循目的语的规范。
- 地名的翻译遵循目的语规范。俄语 *Moskva* > 英语 *Moscow*。街道名称以原文形式出现；可是表示街道、大道等的单词应翻译；如果上述单词的语言为一般目的语文化的读者不解时，尤应如此处理：法语 *Rue de Rivoli* > 英语 *Rue de Rivoli* (而不是 *Rivoli Street*)，西班牙语 *Avenida de la Constitución* > 英语 *Avenida de la Constitución* (而不是 *Constitution Avenue*)，俄语 *Nevskii prospekt* > 英语 *Nevsky Prospect*；但是俄语 *ulitsa Gor'kogo* > 英语 *Gorky Street*。
 - 报纸和期刊的名称应以原语形态出现：*Le Monde*, *The New York Times*, *Renmin ribao*, *Pravda*。书名或文章标题同样以原语的形态出现，但其后应附加译名，置于括号内。在正文或脚注中均应如此处理。书名或文章标题的大小写依照原语的惯例或依照译语的惯例，例如：*Le Contrat social* (*The Social Contract*)，*Literatura i revoliutsiia*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 保存原有的国别的度量单位，但其后应附加转换后的公制单位，并将其置于括号内：50 英里 (80 公里)，100 亩 (67 公顷)。保存原有的国别的货币单位，不需要按特定货币单位进行转换。
 - 机构名称一般以原语形态出现，如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British Council*, *the Duma*，除非已存在固定的译法 (*White House* > 法语 *Maison Blanche*)，或按目的语的翻译传统，另行处理。机构名称也可以翻译，但建议仅限于首次出现时，因为此时有必要特别指出其字面意义。
 - 作者使用的外语词汇一般应保留 (如果译者认为有必要，可以附加译文)。如果作者使用外语词汇恰好是目的语词汇 (例如，如果作者使用一个英语词汇，文本正是外译英)，译者应将该词斜体化或在脚注中加注说明。请留心。本规则不适用于已融入了目的语的借词 (例如法语、俄语及许多其他语言中的 *marketing*)。
 - 引用的词汇或书名/标题名的书写系统若与目的语不同，应进行字母转换。如果可能，译者应使用标准的字母转换方案。有些方案，例如汉语拼音罗马化方案几乎已被所有的语言采纳。然而，其他一些方案是某些语言所特有的。国会图书馆方案 (参见巴里·兰代尔《ALA-LC 罗马字母转换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1997) 正成为其他语种字母转换为英语的标准，然而它并不是转换为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的标准。当字母转换方案系某种语言特有时，必须将源语中使用的方案转化为目的语使用的方案。(因此，法语文本中的 *Tchernobyl* 在英语译本中转换成了 *Chernobyl*)。有时候，因为两种方案同时存在，情况变得相当复杂。一种是大众方案，主要用于人名和地名 (例如作为人名和城市名的 *Gorky*)，另

一种是学术方案，用于作词条、书名/标题名、参考书名、引用语（如 Gor'kii）。对采用哪一种方案拿捏不准的译者应向本国翻译协会咨询。

• 当作者从目的语文献中引文时，译者必须引用原文，而不是据作者的译文倒译回原文。如果作者未注明出处，译者应自行查找，可以使用相关的数据库或向作者询问。此外，译者应根据目的语文化的学术规范，将脚注中所有参考书目的书名和标题名译成目的语。

• 译者的主要参考书系源语及目的语的单语词典。双语词典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使用：1) 译者知道某个词在源语中的意义，但一下子想不出目的语中的对应词。2) 译者在查阅单语词典得知某个词是植物、动物等诸如此类的词；换言之，双语之间存在着一对一对应的词。同类词汇编比最完备的双语词典提供的同义词都来得多。

当工具书无法解决问题时，译者应向受过良好教育的以源语为母语的人士请教。他/她最好是对翻译文本的领域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译者还可以雇用具有良好专业知识的以目的语为母语的人士审读译文，为译者和编辑提供审读意见。

（另可参见《编辑和译者之间的交流》和《译文评估》。）

译 文 评 估

评估的过程因编辑是否熟识源语而有所不同。懂得源语的编辑进展会最有效率，假如编辑把译文当作独立的文本阅读，只在译文中的某些段落磕磕碰碰使他/她无法卒读时，才去查核原文，而不是对译文和原文进行逐行对读的话。不懂源语的编辑处境困难一些：他们怎样才能判断译文的质量呢？他们可以阅读同一作者已翻译的相关文本作为评估的准备，特别是这些译本获得了正面的评估的话。至于新译本，编辑同样必须将之当作独立文本来阅读并对其质量作出评估。仔细阅读可能揭示一些疑难之处；然而当译文某一段读上去可疑时，任何一个无法接触原文的译文评估者都应与译者协商。另一种选择是雇用具有双语语学能力同时熟谙文本领域的局外人士进行评估。

最 后 的 建 议

译者是培养出来而不是天生的。他们当然必须对两门相关语言有扎实的知识，可是职业训练也不可或缺。根据有关文本的性质，必要的训练将有所不同。

不同的文本需要不同的译者。学术性的社科文本的翻译最好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社科工作者承担，因为专业知识对翻译的成功至关重要；以一般大众为读者对象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文本最好由专业译者翻译，他们最好有相关领域的经历或接受过相关领域的培训。我们敦促委托编辑根据具体情况寻找合适的译者。

以一般大众为读者对象的文本，相对较易寻找合格的译者。接受过充分的翻译专业培训同时兼有社会科学领域经验的专职译者的确存在，可透过翻译家协会联系上。（要找寻知名的翻译家协会，可登陆国际翻译家联盟网址：www.fit-ift.org/en/news-eu.php，点击“成员”键。）各国翻译家协会的大多数会员是以相关

国家语言为母语的人士，因此以译入该语言为主。然而，会员中还包括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人士，他们具有译出该国语言的能力。对于译入或译出的翻译的需求来说，上述两组人士因此可作首选。

对于学术文本翻译来说，合适的译者更难寻觅，因为社科工作者中很少有人掌握外语达到从该语言进行文本翻译的程度，至少在英语国家情况如此；在翻译技巧上受过培训的人士更为稀有。社科界需要意识到翻译和成效的至关重要性。社科工作者要想成为国外同行的译者（他们必须这么做，而且翻译还应当满足苛刻的学术标准），社科界必须承担责任，保证提供越来越多的社科从业人员得到合适的翻译培训，同时给予翻译培训以更高的重视。

有一个建议可以立即付诸实施：大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导师们应鼓励他们指导的研究生报名参加高级语言课程以及翻译培训班。他们鼓励学生这样做的方式可以是为他们提供研究助手津贴，让他们翻译跟研究领域有关的学术著作。另一个建议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实现。作为一个整体，社科界需要认可翻译重点著作对相关学科的贡献。对于旨在谋取终身教职的大学的教员来说，翻译应视作为他们学术成就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翻译一种原创性研究，一种本专业人人必读书，例如福柯或哈贝马斯的著作，译者的声望和功劳理应获得专业的认可。

如果上述建议能够有助于落实本准则确定的目标，社会科学领域翻译的数量和质量均应有所提高。藉此东风，社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应有所拓展和深化。上述建议还可以回过头来鼓励社科研究工作者用其母语写作（参见附录 I），由此促进不同语言和文化社团社科领域内的国际学术交流。

附录 A

社会科学翻译工程参与人员名单

主要调查研究人员

迈克尔·亨利·海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及比较文学系，教授

安德鲁扎夫·提姆斯基：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国际交流部，主任

纳塔利娅·阿夫托诺莫娃：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鲍川运：蒙特瑞国际研究学院，笔译与口译学院，院长

理查德·布雷希特：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主任。

粤尔加·布克辛纳：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国际交流部，协调员

列昂诺娃·切尔尼亚霍夫斯卡娅：莫斯科笔译与口译国际学院，院长

林培瑞：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

罗选民：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与跨学科研究室，主任

拉莫娜·纳达芙：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修辞学助理教授；佐恩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商

布律诺·蓬沙拉尔：巴黎第七大学，英语研究中心，讲师

雅内·罗伊特曼：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

伊琳娜·萨韦利耶娃：国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莫斯科)，教授

林恩·维桑：联合国，职业口译员（退休）；西波克利安出版公司，编辑

王锋（音译）：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王兵(音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附录 B

术语汇编

bilingual (双语): 掌握两门母语的 (另参见 *native language* [母语])。

calque (仿造词): 一个外语单词或词组的直译, 用以传达与源语单词或词组相同的意义。此类仿造词起初听上去有些怪异, 然而随着广泛的使用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英语的 *false friend* (假朋友) 系借自法语的 *faux ami*; 英语的 *to kill time* (打发时间) 借自法语的 *tuer le temps*; 法语的 *gratte-ciel* (摩天大楼) 借自英语的 *skyscraper*。*calque* 这一术语借自法语的 *calque*。亦作 *loan translation* (翻译借词)。(另参见 *loanword* [借词])。

domesticate (使归化): 遮蔽源语文化的特征, 使译文在目的语中流利顺畅。(另参见[使异化])。

dominant language (主导语言): 对于掌握了不止一门语言的人来说, 他/她掌握得最彻底的, 因此也是他/她通常译入的语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主导语言指母语, 可是对于在非母语国家成长并接受教育的人来说, 主导语言则是他们移居国的语言。(另参见 *native language* [母语], *native speaker* [操母语者])

false friend (假朋友): 在两种语言中以同样或基本相同的形式出现的词, 可是两者意义却不同, 例如: 英语的 *sympathetic* (富有同情心的) 相对于法语的 *sympathique* (相当于英语的 *likeable* [可爱的], *nice* [美好的]); 英语的 *gift* (礼物) 相对于德语的 *Gift* (相当于英语的 *poison* [毒品])。“假朋友”常是借词, 例如俄语的 *killer* (相当于英语的 *hit man* [杀手], *hired assassin* [雇用杀手]); 法语的 *pick-up* 相当于英语的 *record-player* (磁带录音机 [record-player])。还有一种“概念性假朋友”。汉语“宣传”的标准英语、法语、俄语的译词是 *propaganda/propagande*。然而, 在汉语中, 该词没有其他语言共有的贬义。尽管 *democracy* (民主) 在所有欧洲语言中词形相仿, 可是其意义因文化不同而不同, 甚至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有差别。(另参见 *loanword* [借词], *loan translation* [翻译借词])。

foreignize (使异化): 使译文彰显甚至强调其源语文化特征。(另参见 *domesticate* [使归化])。

heritage speaker (操祖传语言的人): 一个人在家中所操的语言, 该语言不同于社会中为人们共同操持的语言。他/她未接受过该语言的正规教育, 或者至多接受过不超过小学水平的该语言教育。操祖传语言的人的语言能力差异较大。

interpreting, interpretation (口译): 对用另一门语言口授的话语进行口头的传达 (相对于 *translation* [笔译], 对另一门语言进行书面的传达)。口译分为交替

传译——即口译员在言说者发言之后逐段地传译，和同声传译——即口译员在言说者发言同时传译。尽管口译员与笔译员有许多相同的技巧，可是二者分别有一些特有的技巧。

lexicon (词库): 一门语言的词汇或词汇总量。

loan translation (翻译借词): 与 **calque** (仿造词) 同义。 *loan translation* 术语本身借自德语 *Lehnübersetzung*。(另参见 **loanword**[借词]。)

loanword (借词): 从另一门语言较为完整地借来的词汇。 *Sputnik* (人造地球卫星), *politburo* (政治局), *glasnost* (公开性), 和 *perestroika* (改革) 是借自俄语的英语词; *calque* (仿造词), *savoir-faire* (能力, 才干) 和 *sang froid* (冷静, 镇静) 是借自法语的英语词; *fengshui* (风水) 和 *kungfu* (功夫) 是借自汉语的英语词; *Weltanschauung* (世界观) 和 *Realpolitik* (实用政治) 是借自德语的词。(另参见 **loan translation** [翻译借词]。)

native language (母语): 人们通常跟父母学习的第一语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母语也是主导语言。(另参见 **dominant language** [主导语言], **bilingual** 双语)。

native speaker (操母语的人): 一个操母语的人或者已归化的人, 即受一门语言教育并操该语言进行社会交往的人。一般说来, 人们成为操母语的人有两种情况。其一, 他/她出生于把该门语言当作主要交流工具的国度。其二, 他/她在青春期来临之前到达某国。(另参见 **native language** [母语], **dominant language** [主导语言], **heritage speaker** [操祖传语言的人]。)

source language(源语): 译出的语言, 与目的语 (**target language**) 相对, 目的语指译入的语言。

syntax (句法): 一定的词语组织方式, 表现语法功能和关系。

target language (目的语): 译入的语言, 与源语 (**source language**) 相对, 源语指译出的语言。

technical term (专业术语): 传达一个专业化概念, 并需要在目的语中确定一个标准对应语的词或词组。当不存在一个合适的术语时, 必须新造。当交流过多地使用专业术语时, 特别是术语主要仅为专业团体成员熟悉时, 行话就出现了。

附录 C

社会科学译丛的出版

俄国有着悠久的出版学术丛书的传统。依据出版社的背景和编辑人员的特长，学术丛书依照学科、主题、时代、地区等类别编定。近年，在国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莫斯科）的伊琳娜·萨韦利耶娃的领导下，一组学者出版了人文社科类译丛。译丛名称为《大学图书馆》，译丛的目的是向俄罗斯学术界译介一批苏联时期未能译入俄语的经典或当代西方专著，填补怵目惊心的学术空白，为俄罗斯学术界提供有关学科的基本文献。少了这些基本文献，掌握某一学科根本上无法想像。在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的资助下，在短短两年（1998-2000）内，《大学图书馆译丛》共出版了惊人的 120 册专著，赢得了俄罗斯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萨韦利耶娃教授和她领导的七人指导委员会着手的第一件事是确定六个学科可能供翻译的著作。这六个学科是哲学、社会学、文化理论与历史、经济学、历史和政治学。例如，在社会学大类，译介的作者包括阿多尔诺、波德里亚，布尔迪厄，卡斯特利斯，达伦多夫，埃利亚斯，吉登斯，戈夫曼，曼海姆，帕森斯，森尼特和特尼斯。指导委员会成员和译者均系俄罗斯重点大学的教员。译者的遴选依据样本的质量；由精通源语和相关学科的专家负责审定译稿。

译丛由几家出版社推出。开放社会研究所巨量工程（? Megaproject）下属的分销中心帮助分析需求数量，收集订单，保证丛书进入大学图书馆。然而，绝大多数图书是在图书市场上销售出去的。项目组织者预期的目的读者群主要是大学教员和大学生。当时，俄罗斯高等教育机构雇用了 6 万名教员，其中不到 10% 能够实际运用一门外语。此外，很少有俄罗斯人买得起俄罗斯境外出版的书籍。大学师生强劲的需求表明读者群的确存在。

如果你要更多地了解俄罗斯翻译工程推出的数量可观的译丛，并想查阅已出版的全部书目名称，请登陆：www.hse.ru/science/igiti/article_literature_eng.shtml。

附录 D

参考文献选录

一般性翻译手册

- 贝克, 莫娜: 《换言之》, 伦敦, 路特莱奇出版社, 1992
纽马克, 彼得: 《翻译教程》, 纽约, 布伦提斯-霍尔国际出版公司, 1998
(上列的两种书是翻译基本要点的标准入门教材。虽然两种均偏重文学翻译, 但是书中阐释的技巧同样适用于社科文本的翻译)。

翻译与社会科学

- 阿尔让东, 埃琳娜: 《文化术语的翻译》, 的里亚斯特, 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Trieste, 1983.
巴雷-迪克罗克, 弗朗索瓦斯: 《语言十字路口的人文科学》, 载《欧洲翻译》巴黎, 帕约出版公司, 1992
卡坦, 戴维: 《在文化间翻译: 笔译员, 口译员与调停者》, 曼彻斯特, 联合王国, 圣·杰罗姆出版公司, 1999.
莫索普, 布赖恩: 《翻译机制与“地道”翻译》, META: 《翻译家研究》, 35(2), 1990, 342-355 (修订稿可登陆 www.geocities.com/brmossop/mypage.html).
沃勒斯坦, 伊曼纽尔: 《社会科学中的概念: 翻译的难题》, 收入《翻译光谱: 翻译理论与实践论文集》, M.G.罗斯编。阿尔伯尼,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81, 88-98 (摘要参见附录 X)
--: 《学术性概念: 笔译还是口译?》收入《翻译地平线》, M.G.罗斯编。伯明翰, 纽约: 翻译研究中心, 1996, 107-17 (摘要参见附录 X)

特定语言翻译手册

- 梅尔顿斯, 勒内: 《英法翻译指南》, 巴黎, 希隆出版社, 2004
维桑, 林恩: 《俄英同声传译入门》, 安·阿伯, 密歇根: 阿迪斯出版社, 1991
(尽管本书侧重会议口译, 其中许多材料同样适用于笔译。)

翻译培训

- 贾尔, 丹尼尔: 《笔译员、口译员培训的基本概念和模式》, 阿姆斯特丹: 约翰·本雅明出版公司, 1995
坎贝尔, 斯图尔特: 《译入第二外语》, 伦敦: 朗曼出版公司, 1998
格罗斯曼, 梅塔编: 《译入非母语》, 蒂宾根: 施陶芬贝格出版公司, 2000
库斯穆尔, 保罗: 《培训译员》, 阿姆斯特丹: 约翰·本雅明出版公司, 1995
语言测试与评估报告欧洲协会 www.ealta.eu.org/resources.htm (另参见 www.ealta.eu.org/links.htm.)

atanet.org/acc/Approved_Schools.htm

译员职业指南

索弗，莫里：《译员手册》修订第三版，罗克维尔，马里兰，施赖堡出版公司，1999

（本书为编辑和职业译员关心的各种问题提供信息：评估、设备、参考书、英特网、雇佣机构、译员协会、译员培训等等。）

europa.eu.int/comm/translation/index_en.htm

理论书籍

贝尔，罗杰（Bell, Roger）：《翻译与翻译运作：理论与实践》，伦敦：朗曼出版公司，1991

彻斯特曼，安德鲁和埃玛，瓦格纳：《理论真的有助于翻译吗？》，曼彻斯特：圣杰罗姆出版公司，2002

贾尔，丹尼尔：《翻译：理解与学习》，巴黎：PUF（?），2005

哈金，伊恩：《极端误译真的存在吗？》，《历史本体论》。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

机器翻译

巴斯，斯科特：《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

www.advancedlanguage.com/articles/machine_vs_human_translation.pdf.

鲍克，林恩：《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实用入门》，渥太华：渥太华大学出版社，2002

哈钦斯，约翰：《欧洲机器翻译现状与未来展望》，www.hltcentral.org/page-917.0.shtml.

尼伦伯格，谢尔盖等编：《机器翻译读物》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3

奥黑根，米纳科和戴维·阿什沃斯：《数字世界中翻译介入的交流》，克利夫顿：多语文献出版公司，2002

萨默斯，哈罗德编：《计算机与翻译：译者指南》，阿姆斯特丹：约翰·本雅明出版公司，2003

工具书

让，德利勒等：《翻译术语》（法、英、西（?）、德四语版），阿姆斯特丹：约翰·本雅明出版公司，1999。（200个译学术语用四门语言精确地定义，可帮助编辑与译者交流。）

兰代尔，巴里：《ALA-LC 罗马字母转换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1997

期 刊

《美国翻译家协会会刊》(月刊) (ATA)

《国际翻译家协会会刊》(季刊) (BABEL)

《翻译家》(META) (法英双语?) (翻译研究术语, 口译协会会刊, 季刊, 可
上网登陆 www.erudit.org/revue/meta/ 参阅。)

《翻译、术语、编辑》(TTR) (加拿大翻译研究协会会刊, 半年刊)

推荐专业词典举例

卡森, 巴尔巴拉编: 《欧洲各国哲学术语——无法翻译的语汇》, Éditions du Seuil
(?) .巴黎, 2004

马歇尔, 戈登编: 《社会学词典》,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

皮尔斯, 戴维编: 《麦克米兰现代经济学词典》, 伦敦: 麦克米兰出版社, 1992

里特, 哈里: 《历史学术语词典》, XX: 格林伍德出版社, 1986

附录 E

一位编辑的案例分析

与一位翻译新手的合作

当寻找一位具有适当的专业背景的熟练的译者的一切努力失败之后，我所在的出版社决定雇用这一领域的一位研究生从事翻译。她曾经在译本研究的国家工作过数年，职业是新闻记者。当时，她正在写作的论文与译本的主题密切相关，可是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翻译。在翻译前，我与她几次见面。其间，我向解释了翻译的基本程序，并向她展示了我过去审阅过的有毛病的译稿：过于忠实的，即逐词的翻译，译文中满是似乎没完没了的长句和段落，在法语里它们可能可以接受，但在英语里却不行。我向她指出需要为译文寻找一个语调和风格，它再现但不盲目地步趋原文。我还就研究的资源和翻译技巧跟她商谈：如何使用同类词汇编，如何阅读相关主题的用英语写作的著作等问题。我强调了以下几点的重要性：与作者和编辑建立和保持联系，给作者和编辑写下具体的问询表，制作专业术语的双语对照表，寻找引用资料的标准英语译文，确认哪些引证的资料需要重译等等。它几乎相当于翻译技巧的小型培训班。多亏上述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以及译者的投入、智慧和艰苦的工作，结果拿出的是一个优秀的译本。

我把上述经验向一些同事描述。他们的反应是无论尝试多么成功，手把手地培养一个译者工作毕竟太艰巨了。我当然不会同意每次承担一次翻译任务就开一个类似的小型翻译培训班。我自然更加期待社会科学界意识到有必要给未来的社科工作者的不只是高级的语言培训，而且是相关的翻译培训。

如何处理无法采用的译本

出版社需要翻译一本跨学科的学术著作，译者需要处理时间跨度为 18--20 世纪的文学、历史、政治、心理分析、医学、人类学的材料。出版社为此与一个过去曾经为我们成功地翻译过文学作品的经验丰富的译者签订了合同。然而，在审阅了一章的样稿后，我发现译者无法把握原作，更不用说再现原文的非文学的语言和论证方式。我就这些问题与译者作了商谈，请他再译一遍。我逐行把新稿与原稿对勘，可是结果仍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我雇用了另一位译者重译。修订一个平庸的译文并不能保证结果令人喜出望外；然而，在这个例子里，合译者与我们合作顺利，最后拿出一个高质量的译本，他与第一位译者共同署名。

与作者打交道：一个警示性故事

在翻译过程中，作者可以起到一个有益的合作的作用，比如回答译者和编辑的质询，提供参考资料的原文等。然而，我记得有一次，作者过多地干涉翻译，他甚至要自己选择译者，宣称过去译者为 he 译过文章，结果让他满意。此外，作者宣称 he 精通双语。可是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使他意识到对文体以及专业术语的

翻译他并不在行。在两位受人尊敬的专家审阅译稿，批评译文遮蔽了原作的创新之处后，他最后承认我们的关注是有道理的。

附录 F

逐词译的译例

翻译新手最常见的缺点是他们常常拿出为源语形式因素左右的译文，这样的译文或多或少是逐词翻译的。以下正体词的段落就是逐词译的译例，附在其后的斜体词的段落则较为令人满意。（请留意。我们未提供源语段落，这是因为不熟悉源语的编辑只能根据目的语译文进行判断。）

But, speaking on the whole, the economy of certain areas still has not been able to form into a beneficial cycle of self-support and self-development. Moreover, since the decade of the 90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ccompany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whole nation, some of the modes of aid and measures of privilege that originally came under the system of a planned economy have already changed or been abolished.

On the whole, however, the economy in certain areas has never been able to achieve a stable state of self-sufficiency and self-development. Moreover, with the growth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nationwide beginning in the 1990s, certain privileges and forms of aid enjoyed by minorities under the former planned economy have been modified or abolished.

*

Distribution has already severely lost balance, and without adjustment measures of a fundamental strategic nature, merely relying on a few repairs and patches to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 system will bring no aid to the matter. We must base ourselves on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essential factors, from the property relations of state-owned property to the relations of financial distribution, from large-view distribution relations to small-view distribution relations, and do a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a thorough setting-straight, and only then will we be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Distribution is already badly out of balance. If we do not adopt some basic strategies of readjustment, if we merely patch and mend at the fringes of the present system, no progress will be made. We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until we adopt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contribution and in every matter, from ownership rights of state-owned property to the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carry out a thorough-going reform and put things in order.

*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was reminisc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oncept of "artistic literature" - any work in keeping with accepted literary rules is considered as artistic

literature regardless of its concrete contents and, strictly speaking, of quality, although in that case a kind of type or genre distinction may be used ("daily life prose," lyric poetry," etc.).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was similar to the modern concept of "fiction" (belles lettres). Regardless of specific content, and, in fact, quality, any work that meets accepted literary standards is considered fiction, though certain typological or genre distinctions obtain ("daily life prose," "lyric poetry," etc.)

Starting in the 60s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question of the need for and advisability of considering political power as a multidimensional phenomenon with different modes of existence became one of the central ones for discussions of the nature of power and the nature of its divis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the 1960s the role of political power as a multidimensional, multifaceted phenomenon was a vital element in discussions of the nature of power and its distribution in modern society.

*

Nevertheless, the prospects for liberalism by no means look catastrophic. Liberal values, and first of all the values of economic liberalism, will be reproduced by life itself, insofar as the priorities of society have not changed and are hardly likely to change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Nevertheless, liberalism does not at all seem headed for disaster. Since society's priorities have not changed and are hardly likely to change in the near future, liberal values, and above all the values of economic liberalism, will come to the fore in real life.

*

And I, as the leader of a very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organization, I would like to raise the status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life of our region to a higher positiv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more effective level.

As the head of a large and multifaceted organization, I would like to strengthen and enhance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the population of our region.

*

In terms of world or national history ten years may not be sufficient time for summing up the accomplishments. However, the comprehension of multi-faceted and dramatic events that took place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ose that happened early in this century, as well as the lessons that can be drawn from them, could be very instructional for all of us, as we are driven by a common aspiration to permanently improve the world's structure.

A decade may well prove insufficient for stocktaking both at the international and at

the national level. Drawing valid conclusions, however, and learning the lessons from the varied and dramatic events of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of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could prove extremely useful for our ongoing joint efforts to improve the world order.

*

This jurisprudence thus demonstrates that secularism is not incompatible with religious liberty, as the latter is protected by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Liberties.

This body of law also demonstrates that secularism in itself is compatible with freedom of religion, as the latter is understood in the protections afforded by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Liberties.

*

One of the political facts of the last twenty years has been the questioning and commentary in the world over the rate of abstention in elections.

For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re has been much commentary i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about the general increase in voter apathy.

*

On another level, the text on Africa is almost always deployed in the framework (or on the edge) of a meta-text on the animal or, more precisely, on the beast – on its experience, its world, and its spectacle. However, what is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an animal if not this thing that lives according to a certain impulse and which, in comparison to humans, always appears under the sign of incompleteness? But the animal is not the only absolute Other. This is why the other sign under which African lives are inscribed is that of intimacy.

On another level, discourse on Africa is almost always conducted in the context (or on the margins) of a meta-text on the animal or, more precisely, on the beast - on its experience, its world, and its display. But what is an animal in Western discourse but a thing that lives according to impulse and that, in comparison to human beings, always appears incomplete? And yet the animal is not the only absolute Other. This is why the other conceit through which African lives are understood is that of intimacy.

附录 G

机 器 翻 译

在计算机来临前夕的 20 世纪 50 年代，机器翻译（MT）的推崇者预言在了计算机帮忙要不了多久轻轻一击键盘就能够进行翻译。然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倡导者的确信动摇了。可是过去 20 年里发生了两个重大的进展：计算机开始具有做自身能力许可的事，翻译专业人士已经更好地了解了机器翻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翻译要达到发表水平，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可以各司其职。在大规模、快速翻译（枯燥的）技术文献，（高度重复的）软件本地化手册以及其他特定类型的文本时，机器翻译在价格上优势明显。在上述情况下，机器翻译费用加上必要的人工准备和修改费用或运用计算机化的翻译工具（如智能终端等）的费用要比传统的无计算机辅助的人工翻译的费用低得多。比较之下，人工翻译在翻译非重复性的语言繁复的文本（如文学和法律）的作用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无可替代的。在翻译一些非重复性的特定的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人工翻译甚至也是无可替代的②。

上述进展恰逢其时。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学者正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语言后果。全球性交流的速度和广度都在爆炸性增长拓展中。如果说谷登堡的活字印刷术消弥了时间的障碍，那么英特网使距离无足轻重。高效翻译服务的缺乏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交流的最后障碍。可供翻译的材料数量极为庞大。不是每一个文本都能够从一个语言全部转换为另一个语言。全文翻译直到最近还是标准的翻译方式，可它事实上仅坐实于翻译光谱的一端。对于条约、政府间协议、民意调查和测验、经费申请等来说，标准还是原来的标准。在上述领域，一个新语言的文本都必须标明“正式”，可供学术研究之用。在此，用来评估翻译质量的传统价值——准确（内容的再现）和忠实（形式的再现）依然基本有效。在翻译光谱的另一端是多种多样的零碎的翻译，其目的是在一种语言中揭示另一种语言中存在的主题或者仅仅揭示存在过某文本；换句话说，仅仅揭示以下事实就够了：某文本是由谁制作，内容是什么，何时制作，何处可以查找到。就这种情况而言，内容是第一位的。当政府机构或在英特网上冲浪的人需要确定某一文本（或网站）能否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时候，能最好地为他们服务的是翻译光谱的这一端；正是在这一端，机器翻译独擅其长。机器翻译还能用来搜索或翻译关键词或用目的语为源语文本的概要提供原材料（有时被称为 *gistings*）。总而言之，机器翻译已争得了一席之地，当然人们能期待的结果只是第一步，机器翻译是通向目标的手段而非本身就是目标。

近年来，人们就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相结合的课题，即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大多数人工译者已经在使用网上词典和同类词汇编等参考工具。计算机辅助翻译还在朝前迈进，例如装有较为先进的软件的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已经出现。这种系统自动记录并储存某些源语和目的语的句法结构或词汇组合（后者对于前后一致的专业术语来说尤其有用），一旦它们在文本中再次出现，系统便会建议翻译方式。如要查询更多信息，请参看斯科特·巴斯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

www.advancedlanguage.com/articles/machine_vs_human_translation.pdf 该文说，把机器翻译或计算机辅助翻译的译稿由人工修订为可以发表的水平所有耗费的努力可能并不下于传统的翻译运作。我们的结论是，语言繁复精密文本的翻译要能为广大的挑剔的读者接受，在可预期的未来，仍然需要遵循我们在本准则中确定的运作程序。

附录 H

摘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社会科学中的概念：翻译的难题》，收入《翻译光谱：翻译理论与实践论文集》。编者玛莉琳·格迪斯·罗斯（阿尔伯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1，88-98页。）

“社会科学文本运用概念作为交流的主要手段。概念或较清晰或较为模糊地为作者定义并应用。一方面，概念指为人们共同承认的意义指称、资料概括和现实分类。如果概念不为某些其他人认可，文本便会令人费解。另一方面，这些概念又不是为所有的人所认可，常常成为公开而激烈的论争的题目。为了正确地翻译一个概念，(a) 译者必须了解任一概念事实上为人们认可的程度，为哪些人所
© 约翰·哈钦斯：《欧洲机器翻译的现状 & 未来前景》，HLT Central (?), <http://www.hltcentral.org/page-917.0.shtml>

认可；认可程度要考虑到写作之时，还要考虑到翻译之时。(b) 译者应了解源语和目的语中认可人群的差异。译者还应能够推断出作者对概念认可程度的看法；就是说，作者是否意识到或愿意认可概念本身论争的合法性。

这看似要求过高，几乎不会有参考书提供这样的信息。大体说来，即使最好的词典也不会有多少帮助。可是，从根本上说来，获取相关知识的唯一办法是在分支学科进行广泛的阅读，而且广泛的阅读应在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中进行。”

“因此，一个理想的译者必须不仅精通普遍的翻译技巧，而且必须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熟识分支学科文献；此外，他最好对文本中讨论的话题兴致勃勃。除非我们能着手培养一个译者群体——他们既具有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又在翻译技巧和社会科学受过专门的培训，以上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在此，我不去讨论培训这样一个译者群体在组织机构上必备的条件。时下，只要说必备的条件不存在就足够了。到目前为止，社科方面的大多数翻译要么由不是很好的译者的社科工作者承担，要么由只有基本文献背景却没有社科专长的专职译者承担。总的说来，结果之坏令人震惊（当然，也有一些出色然而难得的例外）。”

附录 I

社会科学工作者用母语写作的吁请

英语正在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的话语载体。社会科学文本从英语译出要远远多于译入英语。此外，世界上非英语国家社科工作者们已经开始用英语写作。我们认为社科领域的这种现状会产生问题。我们吁请各国社科工作者不要放弃用母语写作。社科概念和以及传达概念的术语由原创语言的语言特性和该语言使用者的文化和历史经验决定。正如洪堡在《论巴斯克人论著片断》中说的那样：“语言的多样性不应简单理解为某一物件名称的多样性。物件名称的多样性昭示对此物件的不同视角……世界的丰富性和我们对世界丰富性的认识与语言多样性的程度有着直接的正态比例的关联，三者共同成长；语言多样性同样扩大了人类生存的空间，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和感觉的方式。”(Gesammelli Schriften,? VII:62)英语正成为社会科学的通用语言。(在自然科学领域英语事实上已成为通用语言。)这一事实制约了人们产生洪堡所说的“不同视角的能力”。

单一语言越来越显著的话语霸权有几重有害的效果。首先，以第二语言写作，无论作者掌握的程度有多高，都不可能像用母语写作的作者那样精密、精确、细腻地表达思想。其次，一门特定的自然语言若缺少了丰裕的社科文献，那门语言主导的社会学术交流的基础将受到侵蚀。再次，盎格鲁-美利坚社会科学界思维和论证方式已经成了普罗克斯忒斯之床，各种概念建构均需依据其尺度截长补短。结果必然导致社科话语越来越大的单质和贫困。

从以上评述以及我们制定的准则综合来看，用不同语言和文化提供的不同视角写作社科著作并精心地翻译，能够提高跨文化间的更深的对话，使社科研究焕发生机。学者们因此需要对翻译在特定学科起的作用给予更大的重视。他们必须采取具体措施鼓励资深和年轻的同事承担用其他语言写作的重要作品的翻译，使授予基金的机构、审核终身教职资格的委员会以及促进学术进步的委员会意识到从事社科翻译的学术性质和意义。

翻 译 院 校 名 录

◇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布里斯班分校，语言及比较文化研究学院

www.arts.uq.edu.au/slccs

西悉尼大学，语言及语言学学院

www.mgr@uws.edu.au

◇ 奥地利

格拉茨大学，笔译与口译学院

erich.prunc@uni-graz.at, www-gewi.kfunigraz.ac.at/uedo/index.htm

因斯布鲁克大学，Institut für Translationswissenschaft (?)

intrawi@uibk.ac.at, www.uibk.ac.at/c/c6/c613

◇ 比利时

安特卫普学院 (Hogeschool Antwerp)

www.hivt.be

莱修斯学院，

(Lessius Hogeschool, Departement Vertaler-Tolk)

www.lessius-ho.be/vt

布鲁塞尔高级学院，高级翻译研究所

www.heb.be/isti

Koninklijk Conservatorium Brussel

kcb@kcb.be

玛丽·哈普斯自由学院，翻译中心

christine_campolini@hapseworld.be, bruno.duchenne@ilmh.be

Hogeschool Gent, Departement Vertaalkunde

www.hogent.be

蒙斯-海瑙大学，国际口译学院

secretariat.eii@umh.ac.bem, www.umh.ac.be/~eii

◇ 加拿大

蒙特利尔大学，语言学与翻译系

lintra@LING.UMontreal.CA, www.fas.umontreal.ca/LING

多伦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国际语言与翻译专业
scs.languages@utoronto.ca

拉瓦勒大学，语言学系，翻译专业
[lli@lli.ulaval](mailto:lli@lli.ulaval.ca), www.fl.ulaval.ca/lli

渥太华大学，吉纳维夫·马雷斯彻尔笔译与口译学院
trainter@uottawa.ca

◇ 智利

Universidad de Concepción, Departamento de Idiomas Extranjeros
idiomas@udec.cl

◇ 中国

北京外国语大学
www.bfsu.edu.cn/dpt/04_g.htm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www.giit.shisu.edu.cn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院
www.gdufs.edu.cn/sits

香港浸会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ctn@hkbu.edu.hk, www.arts.hkbu.edu.hk/etn/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
tra@cuhk.edu.hk, www.traserver.tra.cuhk.edu.hk/testing/default.asp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翻译与语言学专业
ctleng@cityu.edu.hk, www.ctlwmp.cityu.edu.hk/ctlhp/

岭南大学，翻译系
trans@ln.edu.hk, www.in.edu.hk/tran/info/mphil.html

香港大学
cysin@hkucc.hku.hk, www.hku.hk/Chinese

◇ 中国 (台湾)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翻译学院
t85002@cc.ntnu.edu.tw

◇ 捷克

查尔斯大学，翻译研究学院

jettmar@ff.cuni.cz, www.utrl.ff.cuni.cz

◇ 丹麦

Handelshøjskolen i Århus, Fakultet for Sprog og Erhvervskommunikation

www.asb.dk/org/langcom

◇ 芬兰

赫尔辛基大学，翻译研究系

srusko@babel.helsinki.fi

约恩苏大学，萨沃林纳翻译研究学院

www.joensuu.fi/slnkvl/

坦佩雷大学，翻译研究系

trans@uta.fi, www.uta.fi/laitokset/trans/laitos/valikko-en.html

◇ 法国

巴黎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www.univ-paris3.fr/esit

法兰西高级翻译研究所

www.isit.icp.fr

◇ 德国

莱比锡大学，实用语言学与翻译研究所

www.uni-leipzig.de/~ialt

科隆学院? Fachhochschule, 多种语言交流学院

(Fachhochschule Köln, Mehrsprachige Kommunikation)

heike.geist@fh-koeln.de

美因兹约翰·谷登堡大学

(Universität Johannes Gutenberg, Angewandte Sprach- und Kulturwissenschaft)

Institut für Übersetzen und Dolmetschen der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www.iued.uni-heidelberg.de

Sprachen- und Dolmetscher Institut Munchen

kontakt@sdi-muenchen.de

萨尔州大学

sekretariat.ASWUED@rz.uni-sb.de, www.fr46.uni-saarland.de

◇ 英国

巴斯大学，欧洲研究与现代语言系

esml@bath.ac.uk, www.bath.ac.uk/esml

伯明翰大学，英语语言研究中心

c.j.kennedy@bham.ac.uk, www.CELS@bham.ac.uk

布拉德福德大学，语言与欧洲交流系

p.kornakov@bradford.ac.uk, www.brad.ac.uk/acad/mod-lang

赫里奥特-瓦特大学，管理与语言学院

J.A.Cleary@hw.ac.uk, www.hw.ac.uk/langWWW

威斯敏斯特大学，语言学院

regent@wmin.ac.uk, www.ceebd.co.uk/ceed/un/uk/ukwu0014.htm

曼彻斯特科技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

mona.baker@man.ac.uk

萨里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m.rogers@surrey.ac.uk, translation@surrey.ac.uk

◇ 希腊

伊奥尼亚大学，外国语笔译及口译系

txgmd@ionio.gr

◇ 荷兰

阿姆斯特丹大学，语言与交流中心

aclc-fgw@uva.nl

◇ 匈牙利

Eötvös Loránd 大学，翻译培训中心

www.btk.elte.hu

◇ 爱尔兰

都柏林城市大学，应用语言与跨文化研究学院

www.dcu.ie/salis/index.shtml

◇ 以色列

巴依兰大学，翻译研究学院

neris@netvision.net.il

Phone Aviv 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波尔特文化研究院
itamar@even-zohar.com, tarbut@post.tau.ac.il

◇ 意大利

的里雅斯特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Trieste, Scuola Superiore di Lingue Moderne per Interpreti e Traduttori
www.sslmit.univ.trieste.it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Bologna, Scuola Superiore di Lingue Moderne per Interpreti e Traduttori
www.ssit.unibo.it

Libera Università Internazionale degli Studi Sociale, Istituto di Lingue Moderne
www.luiss.it/ricerca/istituti/linguemoderne/

◇ 日本

神户大学，文学院研究生部

g-office@mail.kobe-c.ac.jp, www.kobe-c.ac.jp/master-l/inpre/inpre.htm

◇ 韩国

Hankuk 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院

www.hufs.ac.kr/eng/index.jsp

Ewha 女子大学，翻译研究院

gsti@ewha.ac.kr, home.ewha.ac.kr/~gsti

首尔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院

tyoon@sufs.ac.kr, www.sufs.ac.kr

Sun Moon 大学，翻译研究院

grus.sunmoon.ac.kr/english/main.asp

◇ 拉脱维亚

温特斯皮尔斯学院，翻译研究中心

janis.silis@venta.lv

◇ 黎巴嫩

圣约瑟大学，翻译学院

hawaiss@usj.edu.lb, www.usj.edu.lb

◇ 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s.fenton@aukland.ac.nz

◇ 挪威

克里阿格德学院 ?

Agder University College, Insitutt for oversetting og fagspråk
lise.mass@hia.no/www.hia.no/hum/ty_fr_fo/ty_fr_fo-index.php3

◇ 波兰

亚基埃罗尼亚大学, 翻译研究生院

stlum@vela.filg.uj.edu.pl, www.filg.uj.edu.pl/stlum

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

socrates@amu.edu.pl, www.amu.edu.pl

◇ 俄罗斯

莫斯科语言大学

www.linguanet.ru

莫斯科国际翻译学院

www.misti.msk.ru

尼日尼·诺夫戈罗德语言大学

www.studyabroadlinks.com/search/Detailed/5116.html

圣彼得堡大学

office@inform.pu.ru, www.spbu.ru/e/Education/Faculties/Philology/programmes.html

◇ 沙特阿拉伯

沙德国王大学, 翻译中心

◇ 斯洛文尼亚

卢布布尔雅那大学, 翻译系

prevajalci.ataco.si

◇ 南非

南非奥伦治自由邦大学, 语言培训学院

tolk.hum@mail.uovs.ac.za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文学与语言研究院

jinggs@languages.wits.ac.za; slls.uiplay.co.za/index.aspx?Action=Translators

◇ 西班牙

Universidad Pontificia Comillas, Tra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

Dr. Christopher Waddington, Vicedecano

cwaddington@chs.upco.es, www.upco.es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Facultat de Traductores e Interpretes
g.academica.fti@uab.es, www.uab.es/fac-traduccion-interpretacio/

格拉纳达大学, 翻译系
www.ugr.es/~dpto_ti/

萨拉曼卡大学,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Facultad de Traducción y Documentación)
<http://exlibris.usal.es/>

◇ 瑞典

斯德哥尔摩大学, 翻译系
Stockholm University,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www.translation.su.se/

◇ 瑞士

日内瓦大学, 翻译学院
www.unige.ch/eti/

温特图尔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
Zürcher Hochschule Winterthur, Institut für Übersetzen und Dolmetschen
<http://www.zhwin.ch/departement-l/iued/index.php>

◇ 土耳其

Bogazici 大学, 翻译系
www.boun.edu.tr/undergraduate/arts_sciences/translation_and_interpreting.html

◇ 美国

马萨诸塞大学, 阿姆赫斯特分校, 翻译中心
transcen@hfa.umass.edu, www.umass.edu/transcen

美利坚大学, 语言与外国研究系
ifs@american.edu, www.american.edu/academic.depts/cas/ifs/

亚利桑那大学, 国家口译中心
ncitrp@u.arizona.edu, nci.arizona.edu

夏威夷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cits@hawaii.edu, cits.hawaii.edu

肯特州立大学，应用语言研究所

gshreve@kent.edu, appling.kent.edu

蒙特瑞国际研究学院，笔译与口译学院

gsti@miis.edu, www.miis.edu/gsti-about-overview.html

纽约大学，外语及翻译中心

www.scps.nyu.edu/departments/department.jsp?deptId=11

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翻译研究与教学中心

trip@binghamton.edu, trip.binghamton.edu/

波多黎各大学，里约皮埃德拉斯分校，翻译研究硕士课程

ytorres@rrpac.upr.clu.edu, rrpac.upr.clu.edu:9090/~humanity/trad/convocatoria-ingl.htm

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翻译研究中心

translation.utdallas.edu